

斗争民主党要争取三连胜(中)

决心追求选举胜利的“帽子戏法”

党)，是的，去见朱俊（民族复兴党派系主席，Cucun Ahmad Syamsurijal）就够了。

但是，如果是普安Puan，那又如何。穆海民（PKB Muhaimin Iskandar 的主席）不能是coyongono（像那样）。如果Cak Imin 没有会见他她，Cak Imin 就会在PDI-P 党员中不知不觉地制造愤怒。不是他没有见到布安小姐，而是因为妈妈的吩咐，恰海民怎么会不注意呢。我懂了。这就像在不知不觉中制造仇恨一样。

PDI-P 是否有专门的团队来讨论2024年总统大选将携带的总，候选人？

你知道，那里有一个总主席。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由总主席夫人全权负责。Bambang Pacul 作为选举获胜者的主席，他的职能是什么？协助主席。

也许另一个？是的，也帮助了总主席。例如，对于那些正在接受卜帮助的人，“请把那个物品带到这里来”。对，我拿它来帮忙。“请为此设计”。是的，我做到了。

例如，“请为获胜者设计，我想赢得这个（赢得候选人），这个障碍，你做设计，以便克服障碍”。嗯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帮助总主席，所

以我们会这样做。

总主席合适不合适？如果总主席不合适，是的，我们会加入。这个名字也有帮助。如果有帮助，可以安排吗？是的，mboten saged（不能）。这个名字真的很有帮助。

谁能安排好帮手？是的，这意味着这个人非常聪明和伟大。被帮助的人损失惨重。嗯，Bambang Pacul 奶奶和 Ibu Ketum，谁很棒？是的，远。非常远。如果他们说Pacul更好，那就是错误的人吃药。

如果有干部的声音，在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决策中是否也会考虑？

经验是最好的老师。主席夫人吸收了她非凡的经历。

想象一下，（梅加瓦蒂是）总统的女儿，住在皇宫里，从不认识钱，直到她十几岁。苏加诺（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）下台，他（梅加瓦蒂）从宫中走出来，遗憾地生活在一片狼藉中。1986年从政。1993年，任总董事长。处理新秩序的过程非常压抑。生活变得艰难。

也就是出宫，出宫，搁浅，回宫，出宫当党的领袖，放人入宫，出府10年，再入宫。

有这么多飞行时

间的人被比作Bambang Pacul，是的，我很抱歉，拉。也就是说，他已经非同凡响，以至于很难与这个共和国任何政治家的经历相提并论。

当然是什么？她有自己的考虑。所以，妈妈更喜欢组织她的聚会，坚强。所以，如果是这样，是的，我们直接，去见总主席夫人（Ibu Ketum）。所以，订购了一个，是的。我们认为没关系，妈妈也可以，真的，我们认为。没关系。

那么，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什么时候公布呢？

如果是总主席，通常会晚一点。甘贾尔 Ganjar（中爪哇省省长），Ganjar Pranowo）首先，你知道，在2013年，谁会想到Ganjar被推荐了？也没有名字。更不用说可胜选，只是不受欢迎，真的。而且，它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决定的，你知道的。妈妈自己决定。

有人转达，甘贾尔是省长，副手将在稍后决定。在斗争民主党会议上，已故的Mas Tjahjo（前PDI-P 秘书长Tjahjo Kumolo）敲门。普安点点头（指指点点），“将军夫人，请允许我，如果这是Ganjar的决定，我请求允许领导在（那个）中爪哇的战斗。”

然后，母亲说：“好的，夫人，我允许您在中爪哇主持会议。但如果你输了，我会割断你的脖子。”所以，谁领导了普安。是普安吓坏了她的胆量。大胆的原谅。我们有时会感到震惊。

第二天在这里（DPR大楼），她（Puan普安）对，当时的派系负责人，召集了派系的领导，她对我说：“Pacul先生，告诉我昨天会议的决定？”然后我会告诉你这个决定。

然后，普安Puan说：“来，听听Pacul所说的一切。这是斗争民主党昨天听到的，没错。所以，如果你输了，妈妈会杀了我，那我该怎么处理你？”哇，就像每个人都疯了一样，这就是我的真实故事。

所以，当甘贾尔想鲁莽时，他以后会好起来的。嗯，他没有钱。一点钱都没有。我们问，钱只有6亿盾。是的，你只是使用它。我们一起搬家。

是因为党的坚实基础，PDI-P 仍然有信心在最后一秒决定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吗？

是的嗯，就是这样，真的。例如，我之前没有，是的，例如，Ganjar Pranowo 没有被PDI-P 提名（担任中爪哇省省长），在

中爪哇，他是赢还是输？一定是滚了。如果他拿到30%，那就太好了。

因此，例如，吉布南（Gibran）（梭罗市长）被提名为梭罗市长，如果他是从反对PDI-P 的其他政党联盟中提名的，他会赢还是输？即使总统的儿子，你知道，（肯定）输了。PDI-P 的候选人一定会赢。

不管怎样，PDI-P，只要你有明确的顺序。这个PDI-P 很奇怪，正如我所说的A，一切都在移动。只要母亲存在，这就是PDI-P 的力量。

总统候选人对胜利的贡献有多大，因为PDI-P 的目标是“帽子戏法”胜利？

就这样吧，我对了，斗篷尾巴效应，燕尾效应，我都学过了。智利和巴西的燕尾效应为3.5% 至6.5%。佐科维先生，马尾效应是多少？4% 进入PDI-P。渺小，微不足道。佐科维是否给其他政党带来了马尾效应？是的，但非常小。

那么，与2015 年和2019年的选举相比，2024 年的选举会更加艰难吗？

这更困难，因为没有现任者支持我们。尽管我们存在分歧，但作为政治家，我们不应该依赖一两个人。如果它是一个政党，它必须取决于